儒风 副刊·太白湖
2026.3.9 星期一
责编 侯庆辉 组版 高晶晶 审读 黄丽君

人生何处不团圆

王超（济宁高新区）

骐骥驰骋，新春开启，又到过年时。过年，是“乡土中国”最集中的具象表达，背后是传承千年的深厚文化，鲜活滚烫的人间烟火，温馨暖人的亲情友情，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

今年春节，九天长假让一家人出游过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凡经商量，南京既有六朝古都的磅礴气象，又有江南水乡的温柔底蕴，春节期间更添独特的民俗韵味，是我们三代同堂出游的绝佳选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自驾去南京过年！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真是太给力了，车道通畅，过路过桥免费，省心省时省钱。车窗外风景变换，我们一路向南，向着金陵城的新春烟火奔赴而去。

我们入住的南京金陵状元楼大酒店，位于古城著名的夫子庙步行街旁边，中西合璧又极具浓郁的民族特色。推窗便是秦淮风月，抬眼可见飞檐黛瓦，朱红的状元楼匾额映着暖阳，处处透着东方古典风采与状元气派，舒适又温馨。

味蕾的满足，更是这场金陵之行最扎实的注脚。久负盛名的淮扬菜，在新春的餐桌上绽放出别样的风味。清炖狮子头汤清味醇，入口即化；软兜长鱼鲜嫩爽滑，堪称招牌；造型精致的状元糕，甜而不腻，恰合了状元楼的心意；哑巴生煎和桂花糖粥藕，体现出最地道的南京烟火年味。一家人围坐一桌，筷箸往来间，是食物的香气，更是亲情的温度。

江南忆，最忆是秦淮。吃了年夜饭，酒足饭饱，我们一家人便去了夫子庙。夜色渐浓，夫子庙里已是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秦淮河上，桨声悠悠，灯影摇曳，我们恍惚已穿越时光，与古今文人们笔下的江南水波荡漾相逢。一家人走走停停，观赏着两岸繁华，共赏这一河夜色。这一刻，不必问身在何方，也不必念归途远近，只想着有家人相伴，风景里便有了温度，手牵着手于摩肩接踵中，虽显拥挤，但更多的却是内心里对新春的欢喜。

华灯初上，我们从“天下文枢”牌坊下的码头上了画舫，去游秦淮河。画舫保留了传统的木构风格，舱内陈设仿古，配以红灯笼与纱灯，营造出古雅而不失舒适的氛围。我们循着朱自清先生《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诗意，看两岸流光溢彩，笑语盈盈。雕花窗棂外半河璀璨，两岸酒肆的杏黄旗幡浸在粼粼的波光里，茶楼上的评弹声随水波起伏，临水长廊里年轻姑娘们探出的罗衫一抽，被暖风熏成了朦胧的胭脂色。转过武定桥，河面骤然沸腾，火龙穿梭，花灯齐明，骏马灯、仕女灯、荷花灯、走马灯……光影落在水上，流光溢彩，瑰丽夺目。岸上男女老少看花灯的热闹，扶老携幼的人流从灯下穿行，孩子们的笑声欢快地蹦出。

画舫途经文德桥、泮池、白鹭洲、东水关等标志性景点。两岸的各种非遗花灯璀璨，龙纹、福字、爱心灯影在水面碎成星河，形成了一片花灯的海洋，夫子庙的琉璃瓦也在烟花的映照下更显庄严与巍峨。我不禁在心底里赞叹，这秦淮河两岸的每一处都连接着古今，诉说着绵延不绝的故事，古色古香，如诗如画。“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见证了太多的历史兴衰，承载了太久的文人记忆。“十里秦淮今犹在，六朝春梦了无痕”，两岸的灯火，就像历史的眼睛，静静地看着这世事的变迁。

清晨的夫子庙张灯结彩，我们早起抵达，避开了人流高峰。带着孩子走过“天下文枢”牌坊，在泮池边数了数栏杆上的石狮子，听老南京人讲“摸摸狮子头，考试不用愁”的趣俗。对面的江南贡院里陈列着古代科举考试的互动装置，小孙女通过电子试卷体验了一回“金榜题名”的喜悦。

中午在秦淮人家品尝松鼠桂鱼和鸭血粉丝汤，饭后沿着秦淮河漫步。下午的行程从瞻园开始，这座明代王府花园的假山暗藏玄机，带孩子数了数，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肖石刻。走得累了，满街的小吃，让我们品尝得津津有味。傍晚时分前往老门东，青石板路上挂满非遗匠人制作的荷花灯，三代人一起体验剪纸和面塑制作，将亲手完成的作品作为特别年礼带回家，好送给家中的亲人们。

夫子庙是秦淮风光带的精华部分。作为祭祀孔子之地，它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古代文化枢纽与金陵人文荟萃之地。这里不仅是明清时期南京的文教中心，同时也是居东南各省之冠的文教建筑群。它由孔庙、学宫、贡院三大建筑群组成，占地面积很大。有照壁、泮池、牌坊、聚星亭、魁星阁、棂星门、大成殿、明德堂、尊经阁等建筑，气势恢宏。夫子庙被誉为秦淮名胜，在六朝至明清时期，世家望族多聚于附近，故有“六朝金粉”之说，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与上海城隍庙、苏州玄妙观和北京天桥并称为中国“四大闹市”。

秦淮多水，因河留芳；南京依水而生，因水而兴。南朝历代朝廷均接连在此定都，簪缨宗室，士族迁徙，华夏文明从此进入了以南京为中心的秦淮时代。六朝古都输送了无数精彩，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南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六朝烟水气，一弘清碧水，柔柔的波光，低语的桨声，唯有渡尽劫波的河山，凛然安坐。那些说不尽的传说，那些看不完的院宇，还有许许多多的是非成败，都已成为历史，历朝历代的金戈铁马，战火烽烟，早已灰飞烟灭，但秦淮河却永远留了下来，水声袅袅中记载着历史，背负着真情，无绝无期。还有那威严的明城墙，以及世代相传流芳千年的文化遗产，犹以其不灭的灵魂，瑰丽而神奇，它们共同成就了秦淮厚重而广博的特质，深沉而久远的情怀。它们把华夏的心灵史和成长史深深地吸纳，缓缓地绘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图腾。

历史钟情这片锦绣之地，孕育出独有的文化情韵。秦淮河，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当年的先人们，当他们和这一片透着情感的秀丽山水相遇的时候，便留下了一次次让我们世代歌颂的传奇。读着李白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谁能不感受到那一种活力四射的激情和灵动的召唤呢？自六朝起，叱咤风云的华丽家族，翻云覆雨，掌握河山沉浮，称雄一世的英豪，放浪形骸的文人墨客，比肩而立，他们飘动的身影和灵动的思绪，以别样的华丽装点着这秦淮河两岸。剑胆琴心，文治武功，引得后人无限遐想。这里曾富商云集，儒学鼎盛，兼十代之繁华，为历代文人所讴歌。秦淮文士的心态、志趣、高度的文化修养，几乎都融入了秦淮的雍容里，成就了一座中华文化富矿。可以说，秦淮河，有历代文人骚客吟诵不绝的无边风月，积淀了太多的人世沧桑，数不胜数的先贤精神遗产，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秦淮人。这秦淮河畔，清雅俊逸、宁静淡泊的人文气象，注进了碧水深处，成为了一方水土阅历深厚的岁月章回。不绝如缕的书香之气，从宋版线装书中飘逸而出，从明清青花瓷里盘旋而至，伴着昆曲票友们抑扬顿挫的管弦回环往复。水袖盈盈，墨香阵阵，丹青浸染，余音袅袅。那些走动在字里行间的飘逸风姿和灵动思绪，使悠远的秦淮碧水文脉相传且无比生动。这里的不绝生机，来源于不同文化的交汇洗礼、碰撞与交流，以及对五湖四海风土人情的吐纳与包容。

南京凭啥如此火爆？我想，是因为它把山水揉进了城市肌理，把历史变成了日常风景。漫步河边，抬头就是六百年的城墙；闲逛玄武湖，旁边就是市井烟火。再加上南京人的实在、周到，免费停车、免费公交、六百多场活动，从花灯到梅花，从市集到演出，整座城市以最热情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第六天的清晨，鸡鸣寺香火氤氲，全家人在塔前系上祈福丝带。顺着解放门登上明城墙，这里能看到玄武湖全景，并与紫峰大厦同框，古今对话。在民国街老邮局寄出明信片，盖上生肖纪念邮戳，便成了对亲友跨越时空的新春祝福。暮色中的中华门瓮城上演了璀璨的灯光秀，七百年历史的城墙变身巨幅投影幕布，诉说郑和下西洋的传奇。当最后一束光落在“福”字图案上，三代人相视而笑的画面，便是这个春节最圆满的句号。

年是什么？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年是溢于言表的思念，是满心欢喜的奔赴；年是锅碗瓢盆的盛会，是万家灯火的期盼；年是古韵国风的流行，是中国人特有的浪漫；年是热气腾腾的守候与归途，是热气腾腾的相聚与团圆，也是热气腾腾的传承与坚守。这个春节，我们一家人在南京享受了一回“只要家人相聚，何处不是团圆”的美好感觉。真正体会到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过年的仪式感，已不是固守旧制，而是以当代方式唤醒共同记忆，让浓厚的思念和情感得以安放和延续。

团圆，是春节的第一主题。如今，年俗的形式已悄然变化，“团圆”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团圆的“空间”，正从家乡的餐桌延展到雪山脚下、海岛之滨；团圆的“形式”，也从传统的守岁、祈福等，向旅游度假、文化体验等多元化场景拓展。

年已不是固定的时空，而是人心深处的牵挂与相逢。只要家人在身旁，心有所依，天涯亦是故乡，何处不团圆。

红门组诗（三首）

井源（任城）

托付

他冲入火场的时候
把后背托付给水枪后的战友
那道水幕
是无声的诺言

他倒悬于深井
把命托付给地面上攥紧绳索的臂膀
一寸一寸
拉回人间

他在毒气弥漫的阀门旁蹲下
把呼吸托付给对讲机那头的守望
“读数正常”四个字
重若千钧

废墟中的手
把孩子举过头顶递来时
把希望和余生的信任
全都托付给那身
被烟熏黑的橙色

百姓把安宁托付给逆行的背影
消防员把忠诚托付给一次次行动
这世上最沉重又最轻盈的托付
叫——
我在

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孤独的风在街头游荡
他已经冻了三天三夜
无处躲藏
只盼能够到达梦中的方向

转弯处，风遇到了
一样孤独冰冷的雪
同是天涯沦落人
雪和风紧紧地拥抱，他们一见钟情

风向雪描绘了他的梦想
告诉她那将是他们的天堂
风邀请雪结伴同行
雪默不作声，依偎在风的身旁

不知道翻过多少座高山
风和雪一路向南。多少次
心疼雪的风想要放弃
雪却在风中飞舞，鼓励风坚持梦想

终于，再越过那道
就是梦中的地方
风兴奋地亲吻着雪
雪用尽最后一丝力量
朝着梦中的天堂

风到了，雪化了
风哭了，雪笑了
风说——
你快回来，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雪说——
找到我，化作雨落入泥里

孤独的风在街头游荡
失去了雪哪里都不是天堂
拐弯处，风遇到了花
花在风中飞舞，多么熟悉的舞姿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风拥着花，花依着风，永远不分离
历经了离别才知道
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现实与梦想

关于现实与梦想
曾经有过多少考量
书本的哲理很多
能否解决我的彷徨
关于梦想
总能看到轻盈的翅膀
立下比天还高的志向
在逻辑清晰的合理空间
任我高飞任我歌唱
至于现实
为什么经常让人迷茫
究竟怎样
不知是梦想创造了现实
还是现实正在摧残着梦想
直到来到这里
我才明白奋斗的力量
唯有中流击水方能乘风破浪
现实已经教会了很多
我坚信，我会实现梦想

（注：“红门”代指消防救援部门）

春天的原野

孙继泉（邹城）

春天，我常常独自在原野上漫步。我避开有人的地方，只想看看无边的麦田，听听喜鹊的叫声，闻一闻满地的草木清香。

我们离得已经很近了，我才看见他。原先是一条高出地面的废弃石渠把他挡住了。他微微地低着头，眼睛似乎只看着路面。两手空空，随着走路的节奏前后摆动，看上去很自然，也很协调。不像我，两只手轮流插进兜里、抱在胸前或者背在身后，无论怎么放都不是很合适。他留着短发，看上去很精神，年纪约莫四十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只是穿得不好。我猜想，他家里一定有一身合身又体面的衣服，只是平日要劳作，舍不得穿。他这个年纪，眼神、听力都很好，脑子活络。我也是如此。我想这样的两个男人在旷野里偶然相遇，总该停下来说说话，说说各自一路上看到的东西，想到的事情，或者其他。

可终究没有。

两个男人默默地擦肩而过。在擦肩的那一霎，还各自缩了缩靠近对方的那只胳膊，相互都没有对视一下。走了一段路，我回头看了看他，他头也没回地往前走，他走得比我快些。前方，想必正有一件事情等着他去做。

无论你觉得可惜与否，记得或是忘记，这都可能是两个人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相遇。

我们相遇的地方离四周的村庄都很远。我们相向而走的这条窄窄的小路，傍着一条长满荒草的石渠，两旁是抽穗的麦田，整个田野里弥漫着清新的气息。石渠下，一片地黄顶着喇叭状的花朵，几株蒲公英举着一团团白绒绒的种子。在我离开这里的时候，地黄的花朵就会凋谢，蒲公英的种子会随风飘散。

前方有一堆拍平的粪肥，上面竟生着一棵南瓜，枝蔓粗壮，叶片肥大，一片叶子的后面，生出一朵娇艳的黄花。下次再来，它该结出一个惹人爱怜的小瓜了吧？

跨越

李启坤（微山）

冬与春本是一对恋人
冬把冷静的美铺向荒野
将一身雪白，赠予光洁人生
春把压抑的心轻轻释怀
让山间歌谣，染遍万紫千红

你冷若清霜，独藏世间荒凉
我热烈带光，甘愿青春狂浪
一静一动，一文一武
才铸就这人间烟火绵长

纵有千般情长可诉
人间自有，最好的安放

水岸济宁

陈尚（任城）

流水从远方来，带着温热
我穿过人潮涌动的街口
要把这座城的晨昏，轻托起
朦胧间，看到历史在岸边来往

而堤上的柳，年年绿着
刚发青的枝条垂进水里
在打捞远去的帆影
停泊船声淡了
码头还有，石阶还在

早春的细风掠过镜面
会捎来几户家的烟火气
一城人就依水而居
听水声，看云影
把平淡的日子
过成缓缓流动的诗

我敬春天一杯酒

徐保家（嘉祥）

我敬春天一杯酒
敬昨夜雨水的温柔
喊着春天的名字
把温暖一一唤醒在枝头

小草用嫩黄的尖
试探着顶开一小块泥土
怯生生地指向苍穹
沿河的柳枝蘸着水
将一身鹅黄的烟
摇进自己的倒影里
麦苗交出整个冬季的积蓄
欢快地跳舞
而远山只淡淡一笔
就晕开了黛青
又披了层轻纱

我，再敬春天一杯酒
这一杯，只斟半盏
留一半，敬给
那个在田埂上站了许久
忽然也想发芽的自己

观打铁花

田耕（嘉祥）

我要给这个夜晚做个影集
封面用铁水烫金
北湖的灯会春风要浩大些
焦炭在炉膛里
烧成千万只萤火
1600度，冶炼太阳的光流
从匠人的锨头喷薄而出
一舀，一扬，一打，一泼
火花就这么打开了天空
先是红，然后橙、黄、白
像星星散会坠落
像金色天网从苍穹撒下
又变成白银淌进太白湖水中
孩子们惊叫，大人们欢呼
铁水沸腾是人们祈愿——
红火美满，国泰民安
匠人像对待庄稼般用心挥洒
在这个灯火之夜
铁花打出的灿烂
多像一生最耀眼的瞬间